

69
162

岡山縣高粱中學校長柳井道民序
岡 敷論齋藤 梢著

舊松山藩略史

序
欲教化一鄉者宜先察其鄉俗所由來培養其秀者
以舉育英之實也僚友齋藤君夙有見乎茲以進退之
見編舊松山藩略史叙明君仁治之丕績述良佐鹽梅
之偉勳歷次在由此書不獨足教化一鄉亦可以鼓舞
天下青年之志氣也果然則有補於國家之化豈狹少
乎乃喜序。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下院

柳井道民識

松山藩略史

浪華

梅園齋藤栢編

松山城、板倉周防守勝澄之所封也。勝澄近江守重治之子、伊賀守勝重七世之孫也。其城在備中國上房郡高梁街北臥牛山頂。靜樂分二、曰大松山曰小松山。高梁川流其西、山秀靈而水清澄自爲一壺天、由來尙矣。

仁治元年北條泰時、以秋庭重信有功承久之役、與上房郡有漢鄉。

延應二年重信築城於大松山、而居焉、相傳五世曰信村重遠義繼重知

元弘元年高橋宗康、代秋庭重知據此城、城下地名以同姓氏改稱松山。文和四年高師秀代守

焉、屬細川氏。貞治元年秋庭信盛事師秀執鈞、師秀殘虐無度、信盛屢諫而不聽、却謀害之

。信盛潛風山名氏、遂代之傳子重繼重明賴重賴次相襲、風山名氏。至元明元重二世、仕將

軍足利義滿、應仁之亂從義政屢樹功。

永正六年足利義植、令上野信孝代元重、其子賴久嗣、初建一寺稱賴久寺。子伊豆守與弟右

衛門尉護小松山、凡四世。天文二年猿掛山城主、庄爲資滅上野兄弟、移松山城。傳高資勝

資、凡三世風尼子氏。永祿三年成羽城主三村家親、請毛利氏援兵、穗井田元清、率兵三万

共襲松山城陷之。高資走投尼子氏、家親之威大震。進入美作攻三星城、大破後藤基房。乘

勝且討浮田直家、直家大怖使人狙擊之子元親襲守松山城。會將軍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不和、奔依毛利氏、有東上之計。信長密使說元親拒之中途、元親亦欲得其援滅直家復父仇、竊應之。毛利輝元聞之大怒、乃與直家來圍馬。時有三城、元親在小松山、石川久式在大松山、族親重在天神山、各拒守不支、元親棄城逃走、圍佩刀自脫室、傷膝不能步、時從者僅五人、彌助者負而入松連寺、元親賦辭世詞曰、人止云名遠加留摩天也須惠乃露消天會殘元之滿再、乃自及。其子勝師年甫八歲亦所殺三村氏屋、實天正三年六月也。於是、毛利氏使天野元明元信父子相尋守城。

慶長五年毛利氏削封、備中在其中、幕府命小堀正次、以代官來治、子政一襲焉。元和三年池田長幸封于此、食六方五千石。其子長成繼、無嗣國除。寬永十六年成初城主水谷勝隆、自下館移封、修封內水利。子勝宗築城郭於小松山、今殘壁是也、後人稱二世土功。子勝賢在江戶邸、病狂無嗣、國除。老臣杉山軍大夫猶方但馬等、苦請立義子存祀不允、國內騷擾。幕府令淺野長矩鎮之、長矩遣大石良雄說之、衆服其言、時方治四年也。元祿八年安藤兼傳自高崎移封、食六方石。其子重行轉封加納。正德元年石川總慶自淀轉代安藤氏。

延享元年板倉勝澄公、自伊勢龜山移封。世々相嗣至明治維新。公勵精圖治、疆內寧謐。傳勝武勝從勝政勝駿勝職五公、勝職公無子養勝靜公爲嗣、公與文學、整武備、修政令、治績粲然可觀。嘗舉儒臣山田球大任之、釐革藩政。又擢鎌田博、進漸、庄田正寬、川田剛、三島毅、爲學監誘導後進。適王室式微幕府亦解紐、海內擾亂。公時爲幕府老中、追幕府事急、權傾持履、翊贊大將軍慶喜公恭順之謀。又辨尊王大義、塞致躬之節。其有大功德於天下、不輸乃祖樂翁公之偉業也。固雖英邁卓越所克致、球鹽梅輔弼之力、居多焉。元治元年幕府奉詔、征長州、使公爲先鋒。公十一月發松山次廣島、事平、明年正月振旅。明治元年正月公致仕號松叟、讓家於世子勝全公、晉提從將軍慶喜在大阪、及伏見事起、公從將軍東遷。朝廷乃敕岡山侯茂政發兵問罪、侯使伊木若狹收松山城、城中諸士迎之封疆、封城郭府庫、質板倉千代太郎及金子寬人謝罪。侯使若狹鎮撫之班軍、藩士不審公父子之所在、假立公族勝弼君、以待勝全君歸。會藩士百五十餘人、從大阪航海入封疆玉島。岡山侯出兵圍之、隊長熊田芳矩屠服、乞衆命、侯拘其衆送岡山。明治二年八月解松山鎮撫兵、更松山爲高梁、朝廷削松山藩五方石、更賜二方石于勝弼以爲嗣、叙從五位任藩知事。

松更公偉績詳在三島毅所撰墓碑銘曰。

故幕府老中松更板倉公、以明治二十二年四月六日病卒于東京下谷七軒坊邸、越十三日用神式葬于駒籠吉祥寺先兆、嗚呼公忠誠而方廉、溫厚而公明、能用人容言、以治世良相之器當德川氏未造海內擾亂之時、艱難憂苦不能伸其志。舊臣數輩實有不忍道者、然不道之、莫以見其志。謹叙其畧曰。公諱勝靜初稱軍八郎、又萬之進、桑名藩主松平公諱定永第八子、而幕府名相樂翁公孫也。文政六年正月四日生干陸奧白川城、幼岐嶷能書、既長好文武、有經世之志。我松山藩主板倉公諱勝職無子、欲請以爲嗣。公曰、藩雖小幕府勳舊之家也、或可以伸我志、遂應之。實天保十三年六月也。昇板倉氏、改稱新十郎。弘化元年七月代先公歸藩、始聽政、時昌平日久、遊惰成風。公以文武督勵諸士、一藩肅然。又召儒臣山田球、講資治通鑑、球因詳論歷代政事得失、參以已見、深稱旨、公竊期大用。二年敘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嘉永二年四月先公致仕尋卒、公襲封松山五萬石、任周防守。承先世奢靡之後、國用闕乏、諸政廢壞。乃躬親節約、棉衣蔬食以率下。擢球爲度支、理財務、不數年國頗富。因又命參政務、興藩學鄉校、貴經術養人材、以弘文教、鑄銃砲、購軍艦、演洋陣、以嚴武備、士氣大振。又增土祿、減民稅、以厚恩恤勸封民墾田殖產、貯米粟以備凶歉、久之富

高于四方。五年井伊大老使公鞠水戶獄、公曰、獄之起在論大將軍繼嗣、及外國交易。今繼嗣既定、交易亦假締約、皆如大老意、宜罰一二罪魁、餘置之不問、不然連累蔓延、大失人心、禍變不可測。大老默然色變、未數日免公職、更命酷吏鍛鍊羅織、大誅戮海內忠良、人心恟恟、大老亦罹橫禍、於是世皆服公先見。文久二年三月拜老中、管外國事務。尋敘從四位、任侍從、方是時越前侯松平慶永爲總裁、欲釐革井伊氏政、故用公、公乃召球於國參帷幄、雪冤枉、援忠良、登庸人材、頗有可觀。而幕威漸墜、諸侯解體、球察公力難挽回、勸之辭職讓有力者。而會大將軍家茂公將入朝、不得辭職之機。三年正月與總裁共從大將軍抵京師、時四方激徒雲集、逼朝廷以攘夷、朝廷責之幕府、總裁力不能拒、辭職就國。而公則不忍辭、獨輔大將軍奉勅、布膺懲令、巡視近畿沿海、嚴防備。六月還江戶、與留守老中論議不協、謝病不出。大將軍懇諭乃出、浮沈在職、元治元年六月免職。七月長州三老臣率兵亂關下、八月幕府奉詔征長州、使公爲先鋒、十一月帥兵發松山、陣于廣島、十二月長侯誅三老臣謝罪、翌年正月振旅歸國、是歲改元慶應。四月大將軍再入朝、守護職會津侯松平容保所司代桑名侯松平定敬、奉後見一稿公德川慶喜旨、連署寄書、勸公復職、公固辭不出。十月大將軍急召公抵京、遂命復職、公奮曰、我知微力不足支頽運、然臣子之分、不忍坐視

之、寘出與德川氏共倒耳。大將軍大喜、手書伊賀字、以改其稱、蓋欲繼藩祖伊賀守之功也。十一月幕府罪長侯無心服之實、再征之、公從大將軍陣大坂。十二月朝廷賜狩衣、義公之在老職也、慨近畿山陵荒蕪、命戶田忠至修補之、至此竣功、故有此賞。二年八月大將軍薨于陣、公單身入京、迎一橋公歸、經紀後事、尋爲副、朝廷乃宜爲大將軍、詔班征長之師。幕威益墜地、無復奈之何、大將軍深有所感、欲奉還大政、公贊之、遂辭其職、時三年十二月也。公下密書於球、問善後之策、球答以不負反政初志、公深納之。而德川氏及會津桑名將士憤朝議不稱其意、欲北上清君側。明治元年正月遂有伏見之變、公從慶喜公、海路還江戶、致仕號松叟、讓家世子勝全君、相挈屏居日光山。初軍艦奉行勝麟太郎見幕政失當、屢有所論爭、遂受譴、屏居數年、公在大坂、事危急、獨斷召麟太郎於江戶、備顧問、多所救護。至此王師東下、麟太郎挺身盡力全德川氏、而本由公識拔也、麟太郎即今勝伯也。王師既到野州、公父子出降、幽于宇都宮城、既而賊軍襲城、王師四散、無復護公者。公避難、所在流離、父子相失、遂轉寓于會津于仙臺于兩館、二年二月勝全君自首于江戶、幽于宇都宮邸、四月公自賊中脫歸自首、幽于安中邸。擢公去大坂、朝廷命備前侯、帥師問罪於我松山城、藩士相議、致城謝罪、會公自江戶遣密使、命藩士恭順待罪、暗與藩議會、既而公父

子失所在、藩士不知所爲。相議假立公族勝駒君爲主、誓于藩祖廟前、約勝全君歸國宜避位、因百方哀訴請復封。八月初廷禁錮公父子終身、使勝駒君襲先封五分之一。四年特旨免勝全君禁錮。五年特旨免公禁錮、於是父子同居于牛籠若宮坊、一日公見誓書曰、勝全罪人子不宜再立、此書必生他日爭遂焚之、分私蓄於勝全君、別成家、因寓之。方明治之初、德川氏勳舊諸侯多立假主、請復封、及事定、廢立爭起、往往亂一家、於是人皆服公退讓且有先見。九年特旨敘從五位。十年爲上野東照公祠官、公喜曰吾可以終矣。翌年與勝全君共轉居七軒坊、十三年敘從四位、二十年陸正四位、公泣曰、寵進如此我心之無他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未數年而亡、享齡六十有七。夫人即先公嫡女、無子、側室下川氏產二男一女、長即勝全君、次曰欽次郎君、女曰靜君、並孀。公性寡欲無嗜好、唯好儒士、方其治藩、聘于他方者三人拔于賤吏醫師及農商者八人、皆措樞要、遠球歿、事無大小、諮詢川田剛及毅、而後行。先亡二年託勝全君家政于剛毅等數人、使君不得獨專、其用人不疑大率如此。毅頃與勝伯會晤、談偶及公事、伯曰、余實蒙公拔擢者、能知公、公思君憂國、忠誠出天性、惜以君子之資當亂世、不能伸其志、使之生治世、其相業應不讓乃祖榮翁公。嗚呼此言足以盡公矣。銘曰、郭李將器、俾出開元。胡克圖治、唐業一新。姚宋相才、俾生天寶。胡能撥亂

、唐室再造。人各有能、得時實難。古賢有戒、成敗論人。矧公遭逢、中興盛運。量力相時、反政維贊。職雖輔弼、何忘尊玉。欲知公志、問諸彼蒼。

勝弼公以明治二十九年五月薨、享年五十一。嫡長勝功公繼、性恬澹厭世、讓弟勝貞公、嘉遜于高粱。勝貞公今在金澤中學校、修四學年之業、年甫十八、維時明治三十六年也。

梅園子曰、板倉重宗、松平定信二公、在德川氏隆盛之時、能竭輔弼之任。勝靜公、方德川氏之末造、克敦忠愛之情。公實處再一小藩主而已、而內則以德行政、以化其民。外則周旋內憂外患之際、佐德川氏、以翊贊宏猷。今察高粱人情、則剛健篤實具大畜之德者、雖多歷年所、猶有存者。善教之入乎人之深、可以徵也。父祖能述而後昆能繼焉、永錫再類者、此之謂乎。遂與德川氏、相為終始、雖蒙一時天寵、而盡忠於其所仕、較之巨藩侯伯首鼠兩端、唯利之視者、何霄壤、非凜烈持氣節者、奚能如此哉。唯其氣節、能發揚父祖之名、嗚呼、真達孝矣哉。

附 多士列傳

山田球、三島教、

高粱之地、山水清秀之氣、生偉人乎、何夫多濟々之士哉。山田球者、實一世之真儒也。四方豪雋之士、不遠千里來問經世之道者、不絕跡。長岡藩士河合繼之助、亦從學云。門弟數百人各成材。而三島教字述叔號中洲、本州中嶋村人、以文學仕本藩、嘗參藩政多所匡濟。維新後應徵出東京、爲大學教授文學博士、累遷現叙正五位爲 東宮侍講、經學文章爲一代泰斗。球無子、義子明遠爲藩學教授天、以熊田鐵太郎弟準承後、準今爲第五高等學校教授、鐵太郎補大阪地方幼年學校教授。球之美蹟在高粱八重籬公園之碑、其文曰。

明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方谷山田先生病終于備中阿賀郡刑部之寓嗣子明遠葬諸其鄉西方村先壙之次訃至東京我舊松山藩主松叟板倉公痾傷不措手書山田方谷先生墓七大字賜明遠俾表其墓且命教曰。先生輔吾釐革藩政。其功勞不忍沒。汝其作銘教泣拜曰。教幼受學于先生既長承乏藩吏前後奉教者三十年固將有所紀述以報恩况今有公命豈可以不文辭哉謹按先生諱球字琳鄉稱安五郎方谷其號源姓山田氏其先駿河守重英尾張人元曆中屬源範賴討平氏以功食于備中二十八村因移住西方九世祖諱重記天正文祿間九州及朝鮮之役從毛利氏有戰功迨毛利氏削封

歸農會祖考諱益昌祖考諱正芳考諱重美世西谷氏先生生而聰明三四歲能作大字解句讀八九歲入松隱九川翁塾受程朱學兼屬詩文老輩莫能及稱爲神童有客問曰兒學問爲何事先生應聲曰治國平天下客驚歎大風望成童失怙特歸治家務暇則誦讀佛解潘主寬陸公開之給二口糧充學資轉賜八口糧班准中恩從爲滿學會頭時年二十五居二年請遊京師交寺島鈴木春日諸儒遂至江戶。受王學于一齋佐藤翁。與佐久間象山鹽谷宕陰等友。相共研精凡八年而歸業大進賜祿六十石爲學頭先生循循教授闡藩子弟始嚮學而遠近生徒亦隨集家塾恒弘化元年松更公以世子監國使先生侍讀經史。聽其論說。始知可大用矣。先生素好砲術。因命受西洋火技于津山天野氏傳之藩內亡幾公襲封。首擢先生掌度支。革財政。當是時。承歷世宿弊負債山積入不支出先生乃內省冗費外論財主延債期至十年或五十年同儕危之曰異日緩急彼不復應需猶孤城失援奈之何先生曰。待援守城。城陷援不必來。苟孤立死守。援亦將至。決行不顧後江戶地震邸舍頽壞財主果出金援之時紙幣濫出價格大減先生火其半乃復原價更製新幣資都民大殖物產轉關江戶以充邸費於是貯金倍積入。兵械殘缺者盡備具。士祿節減者皆復舊公。又使先生兼郡宰。革民政。先生乃絕賄賂禁奢靡設鄉校置貯倉。道路墜者拓之。川溝塞者疏之。嚴巡吏緝鄉兵以戒不虞行之十年民富俗變男皆知字講武兒女不衣帛帶珠行旅入境者不問而知爲我民先是

公革藩士弊風。知耻尙儉。專力文武。及演洋陣。購軍艦。皆先生所贊成。衆論喧騰風刺萃于一身。先生爲不知而公益任之不疑。衆亦終服。累加祿百石任參政安政中公分罷藩士貴者于要害之地壅田鍊兵先生亦自請就鄉里官職親董債奴開荒無盜其事出于先生建議。故率先之也。當時昌平日久列國趨奪修不知文武爲何學是以我藩革政之名殊籍籍四方來觀風者不絕踵。而說先生同理財者最多文久元年幕府以公爲寺社奉行先生屢從如江戶會處略與歸養心何公爲老中召先生力疾東行備顧問大將軍特賜賜公遂以先生準老臣是時外夷覬覦大藩跋扈。而幕政債積弊百出。先生欲輔公有所大釐革。執謁春岳明山諸公引接橫井桂齋士百方周旋嘗與一幕吏。論將軍入朝明君臣大分。吏非之先生退而慨歎終夕不寐又勸公斥佞邪援忠良不少。然見否運不可復回。勸公解職。已先謝病致仕。公知其不可留賜刀楸券而許之猶命參議政大議既而公從大將軍入朝復召先生有所詢賜將軍所賜馬袴籠之留京五旬而歸公尋罷職元治元年征長之役公爲先鋒率軍赴廣島。因起先生留守。先生毅然當任。內嚴兵備。外結鄰藩。公既凱旋再任老中從大將軍于京師慶應二年長州逆賊襲倉舖及淺尾將侵我封疆老臣迎先生謀之。先生曰。速討之。乃部署藩兵諸口並進先生亦自當一口賊乃遁走既而先生應公召再至京有所參謀留月餘賜短刀遣之四年冬大將軍遣政于朝廷公密書問善後之策先生曰。恭順莫負還

政素心。因獻策故事公嘉納而乘機沮之遂致明春伏見之變獲罪朝廷是可憾也居數日王師來討而公不在焉諸士疑其矯詔欲拒戰先生及老臣不可乃使教等迎謁鎮撫使使繳謝罪書下其草中有大逆無道四字先生曰。吾保我公萬無此事。此四字不除吾將伏死。教等因號泣哀訴鎮撫使爲勸容乃代以輕罪舉勳四字既而公自出謝罪于東京朝廷使泰山公承先祀。松更公自爲老中至此。東西奔命不聽辭政者。殆十年。而國境之民。怙然安堵于天下騷亂之間者。實先生在內爲輔之力也。泰山公之在藩也亦屢請先生應詢民政書歲饋公撫恤補至朝廷賜書褒之。蓋亦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年老益厭世事使明道守出廬身寓于刑部山中而四方來問業者率數百人備前開谷費關山蕩蕩勞烈公所創建廢弛既久藩人迎先生再興之先生旋時往督焉關谷與泰山近山下有熊澤翁宅址兼築小廬爲先生遊息之所先生每到此景慕忘歸明治九年冬先生宿病再發在隱會有朝廷再錫位松更公之報欣然起坐曰百藥瘵疾不若聞之之爲快也在其至明年夏終不愈將易費命家人陳陽明全集及公所賜短刀焚香獻謝而逝。蓋先生之學。得于陽明氏者多。而隱居之情益死不已也。先生誕于文化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先配若原氏生一女孀後配吉井氏無子因養弟理脚子明道爲嗣先生既致仕明道襲職先生別受養老俸妾某氏一女孩矢吹久彌先亡先生爲人廣頌譽。其遺有智略論多出人意料。而恭遜以行之。忠誠以貫之。故人皆信服

少壯嗜酒快飲劇談往往微醺而止遂以此致疾一意攝養不手盃者二十年。其克性靈欲篤於實踐。大抵類此。先生浹博於書無所不讀讀必精到深詣多獨得之說。又達禪理。其平生投機勇進見理決行。不執滯于物者。蓋有得于此。其詩文主達意下筆千言立成隨而散逸不復留稿獨有獻策對問國字稿積將等身祕不示人嘗謂教曰。吾論藩事者多行。而至論天下事。則一不行。他日觀此稿知之。嗚呼先生之道。行于一藩如彼。若行諸天下。其效果何如哉。銘曰。泰山突屹昔棲大賢方谷深奧今寤哲人世異今昔人則同倫學宗陸王志存經濟備人何幸共受其惠。惜矣泰山。末路蹉跎。視諸方谷。于德有缺。吁嗟盛哉終始完全斯勒遺續於式後昆。

錄田博

錄田博、松山藩儒臣也。三島教作墓碑叙其行跡。亡友川田毅卿欲銘其鄉先生玄溪翁稿。不幸病終。翁故舊門人屬之余。余亦知翁者。誼不得辭。翁諱博。字子文玄溪其號。備中下道郡新莊村人。考諱毅。號由齋。號明石氏。考業醫而好儒。翁少受教家庭。天保戊戌春遊大阪。聞物氏說於藤澤東畝。既又遊江戶。入昌谷精溪門。歸洛關。已亥冬歸鄉。襲家業。非所好也。癸卯歲遂讓家於弟。移住淺口郡玉島。下帷授徒。毅卿實以此時入門。稱俊秀。余偶訪翁。始與毅卿締交。毅卿之學。基礎既成。翁

勤遊學江戶。廣其才識。嘉永癸丑松山藩主板倉公設鄉費于玉島。命翁爲教師。專許稱姓帶刀。賜二口俸。居數年列士籍。加二口俸。時教卿與余並應藩聘任用。交薦翁。慶應丙寅賜八口俸。陞中小姓。爲有終館督學。移居松山。未數年世局一變。藩亦尋廢。教卿與余。又前後官于朝。翁則隱居于久代山中玄溪。不復出。時遊歷四方。放浪山水。優遊閑適。以送殘年。明治二十五年壬辰二月二十五日病歿于播州赤穗郡鹽屋村。葬于郡中坂越村興福寺塋。去文政元年戊寅之生。閱七十四年矣。配河井氏。產四男二女。先亡。長真一郎嗣。次男次郎。次賢三郎。次常康。女皆嫁。賢三郎好學。曾入余門。爲郡講。既歸。下帷玉島。後翁僅九閱月而天。家學亦絕。惜夫。翁爲人烟眼巨口。一見可畏。而其中和易恬淡。所嗜唯書與酒耳。然能甘寒素。村語野談。陶陶然於腐爛冊子之間。學涉經史。善詩。而字尤遒逸。家元不甚富。不能久遊學。是以教學相半。視生徒如朋友。攻究切磨。不忌才。不捨長。謙虛自益。其業老而益進。是其門下所以能出教卿也。教卿文以才學傾動朝野。班陞三位官至宮中顧問。以顯翁。翁之榮亦大矣。教卿而在。應如何稱揚之。而余不文即彼所知。係之銘曰。

出藍青於藍。無藍何以青。誰謂教卿學。不由翁而成。

進漸

進漸之開歷、存三島教所作之墓碣銘、曰、
嘉安之間。我板倉松叟公。用方谷先生。更張藩政。尤崇文學。於是赤川東野川田壺江自封外。進鴻溪林柳齋錄田玄溪自封內。服部犀溪神戶秋山三浦佛巖等自下士。前後以儒進者十數人。皆列重要。論學議政。都會相和濟濟稱多士。而余亦從其後者。實由鴻溪先生推轂也。先生既卒之六年。精孫修與門人謀。欲建墓碣。來請曰。先生雖多交遊。而知先生者莫若子。子幸銘之。余不敢辭。序之曰。先生諱漸。字子適。鴻溪其號。進氏。稱昌一郎。晚改辭山。考諱吉敏。美作新莊村人。其先赤松則村之裔成村始稱進氏。子成季食播之太田。後徙新莊。子孫遂編農。文化中。吉敏爲備中阿賀郡唐松村村上信滿嗣。妻其女。生先生。先生幼穎悟。好讀書。年十二。入新見藩鹿山九川氏門。才學絕倫輩。十八爲上房郎川面村藤井延年所養。冒其姓。從遊方谷山田先生於松山藩。刻苦勉勵。遂疾嘔血。手猶不釋卷。天保中。遊江戶。執贊一齋佐藤氏。又入昌平塾。居四年。學成。歸住川面。來問業者頗多。余時在方谷先生塾。屢往訪辱獎勵。弘化三年。藩主松叟公召見。賜三口糧列藩士。嘉永五年。增至八口班中屬從。爲藩學有終館會頭。徒松山有故復進氏。安政三年。任學頭賜祿五十

石。文久中。轉吟味役。佐度支。兼學頭文武目附。屢于役京坂。元治中。轉撫育總裁兼兵頭陣好方。奉使備作播磨。修陣好。蓋以幕府式微諸侯解體也。亡何幕府奉勅。令諸侯征長藩。我公亦與焉。先生先期往大阪。受尾張都督府節度。又往廣島。兼備陣營運糧等事。慶應中。再任學頭兼洋學總裁及市尹。明治元年。公轉攝川內府在大阪。伏見之變起。從內府東遷。不知所在。偵探使來守藩城。一藩憂懼失措。而俗吏不習外事。於是新進儒臣。咸接對偵探使。或潛行探公跡。或因緣哀訴朝廷。奔走盡瘁。而先生亦與有力焉。及桑山公襲封。貴先生勢賜畫幅及金若干。先生遂致仕。子昭襲家。先生自是絕意世事。專以教育自任。歷應岡山探檢木諸縣學之聘。到處循循誘導。造士之功不少。十六年獲疾于橡木。歸養。尋愈。明年再發。遂不起。實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也。行年六十有四。葬于川面村塋。又題詩于唐松先兆。蓋遺命也。先生資性溫和而謹飭。善交人。躬肥而腹便。棄飲數斗不亂。醉則善笑。聲徹四隣。人咸呼曰笑一郎。以昌笑邦音同也。學奉朱王。善詩文。有時文集奉憲私錄多夜漫草等之著。先生前後在學職最久。後生小子以文學起者接武。先生之功居多。配即延年女。生二男四女。長男即昭。先亡。次潛。昭子修承祀。長女適國分氏。有故大師。次適橫內氏。餘皆適。嗚呼余與先生等諸儒臣。當藩之盛時。言聽謀用。欲大有為。而不

幸遭海內多故。共同艱難。事始定。藩亦尋廢。余與魏江出仕朝廷。先生等索居各地。相繼死亡殆盡。松叟公幸老健在東京。余與魏江時往謁。談及當時儒臣聚散存亡。屈指至先生。未嘗不歎歎情愴豈忍銘之。雖然余與先生交最親且久。銘先生者非余而誰。乃係辭曰。方谷啓之。鴻溪紹之。濬學繼廢。文種維遺。綿綿不絕。如蠶吐絲。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三田

方谷門人、有稱松山三田者、曰莊田、曰吉田、曰金田、而莊田閱歷存三教所撰之碑。我高梁藩之廢也。諸儒皆出仕朝廷。而獨留教育子弟。陸續出英靈者實為濬溪君。君諱正寬字子粟稱賤夫。莊田氏。濬溪其號。世仕藩主板倉氏。考諱正邦世石河氏。君幼從學濬溪服部犀溪。嘉永七年考亡襲家傳三十苞。安政中東遊入昌平。既歸為有終館會頭。慶應二年賜祿五十石為監察。明治四年轉文教官。既而藩廢。下帷教授。暇則就方谷山田先生。受玉學。會先生曾作州溫知館。乃使君育生徒。十二年舊藩主再興有終館。請君為教師。二十二年二月病終年五十四。葬先塋。配神戶氏生七男一女。長男要承祀現任判事。君溫順謹厚淡勢利安儉素。常以育英為樂。松叟公嘗書浮雲富貴吾何慕陋巷簞瓢分所甘二句。以賜。君泣拜曰。知臣莫若君遂裝演揭之。嗚呼君而不甘陋巷則鄉黨子弟何以致今日彬彬。為子弟者可

設其恩哉。頃門人欲建碑表之。請余文。余嘉其舉保以銘。曰。
父屈子信。師塞弟通。君可以瞑。後福無窮。

吉田寬治號藍關、學問該博、嘗爲藩學教授。迨維新尋任座長、循々啓迪如一日、文部省賞
實旌其功、二十一年死。金田遠處稱駒太郎、長詩文兼達武術、亦爲藩學教官。安政中、長
藩日下立瑞來也、駒太郎燕之綠陰樓、唱和應酬、立瑞服其奇才云。維新後徵辟不應、晚年
下惟於矢掛村、三十一年沒。

川田剛

川田剛字毅卿號龍江、備中淺口郡阿賀崎村人、其偉業讀三島毅所撰碑文可知。
觀人于順境。不若觀于逆境。況於共事逆境者觀之乎。余實與川田君共事逆境者。葛誌之囑。
。惡可辭焉。君壯歲學既成。名聞諸侯之間。大藩藩主分部侯延爲賓師。督國學既又欲給祿
百石以臣之。時我松更板倉公用山田方谷革國政薦人才。方谷將薦君。以余先仕。使往問其
意。君曰。公賢明行將執幕政。吾輩亦足附驥行志。有命不敢辭。方谷遂薦之祿以五十石。
君欣然辭多就寡爲江戶邸督學。尋轉度支副官。遷監察官聽謀用。既而公果爲幕府老中。將
大有所爲而承幕末積弊之後。內訌外患駢至。非獨力所能濟。方谷及君等皆開。志苟不行。

不若退而全藩屏之任。因勸辭職。而公未果。從大將軍朝京師君偶以事西上。見時事益難爲
。申前說。時大將軍年少。老中在京師者唯公一人。不忍罷去。諭君曰。吾思大將軍猶汝思
吾。汝其諒之。因賜章服東歸。未數年而有伏見變。先變數日。君聞上國事急。單身駕外船
至大阪。則東軍既敗績。公從德川公東還。藩老熊田怡收殘兵在港口。將解纜乃與共西去。
上玉島港備前軍圍之。怡謝罪乞命不聽。謀之君君曰。有一死代衆耳。怡乃自刎。備軍引去
。君因入松山。備前別軍既拘下落城。諸士屏居城外。余輩佐老臣因備前侯哀訴乞寬典。而
道路梗塞不聞上國消息。如暗夜呼號君曰。公等宜盡力於內吾將盡於外。乃面點繭發紫煙。
短褐徒跣爲人奴。入京師上書辨事秋月種樹乞哀。不報時或傳公父子拘禁宇都宮。爲亂兵所
害君憂懼不措。欲東行探之兵馬往來。驟察甚嚴乃伴謁金比羅祠歸者。皆笠素衣負神符取路
歧嶽。屢爲關吏所疑陳辨僅免。適關東始聞公父子脫亂東走。不知所在報之藩藩士相議。欲
立假主請復封。適公族泰山公匿江戶使君伴歸。君變身商賈裝公爲奴。公不慎道途行步屢後
君輒叱之。關吏視爲異遂自橫濱海路達神戶入松山。諸士因備前侯請立之爲主而未得命。會
聞松更公在函館。世子在奧君又與一二老臣間行江戶。竊迎世子而官軍方攻函館。拔公最難
託密使於外國商船迎公。因欲使父子自首。或危其賜死。君曰。吾斷知無之若有之則屠虜刃

之耳。朝廷果成死一等禁錮終身後皆特旨釋之。命泰山公承先祀改藩名為高梁。方是時奔走盡力於外者不少。而君爲之魁。余職在度支兼掌外交。而藩庫皆爲官所封。因捕摺鳩資送外。外報盡到余手。取決方谷諸老臣以回報。書皆變姓名。今猶哀然盈筐而君書居半。每閱之。想當時苦楚艱辛。未嘗不感感焉。藩既再立。君受賞職尋任權少參事。辭曰。吾所以報答主學矣。讓家祿幼兒廩而致仕。是爲明治三年。遂下帷于東京深川又移牛籠。諸侯子弟及四方生徒來學者數百人。聲名大興。朝廷徵任大學少博士敘正七位。尋轉權大外史叙正六位。未幾辭職。六年文部省囑家居修史及修史局立。任一等修撰叙從五位。文部置學士會院撰爲會員。十四年車駕北巡特命屬從。著隨筆紀程。是歲補宮內省四等出仕尋兼大學教授。十八年叙勳六等賜單光旭日章。會革制免出仕仍掌編纂事。文部設學位授文學博士。二十二年任諸陵頭叙勳任二等從四位。兼掌圖書寮博物館事。又爲華族女學校講經。翌年叙勳五等賜瑞寶章。貴族院立勳爲議員二十四年叙勳四等。居二年辭職。特旨叙正四位班鳩鶴岡近候。亡何侍讀東宮二十九年一月從皇太子在葉山離宮。病暴作歸養于家。皇太子屢遣使存問又賜金幣及盆栽松梅。三十一日就家任宮中顧問官。陸勳任一等從三位。君感泣拜命。二月二日薨。距生天保元年六月某日得年六十七。皇上賜素練二匹金壹千圓。皇太子伍百圓。嗚呼君

起布衣顯達至此。榮亦極矣。雖然君用文學於順境。用氣節於逆境。用氣節之難。擲身命忍困辱。得一生於九死。終身不能忘之。是以瀕死猶慕舊主。遺言不及他。唯曰葬遺骸于吉祥寺松叟公墓側。又曰屬墓誌於三島遠叔。蓋以余共事逆境也。考諱實嘉世瀨尾氏。幼喪怙恃養於伯舅惟德家。甫三四歲惟德示劍與書。問其所欲。君進取書冊。於是專授誦讀。稍長歸家從鄉師鎌田玄溪受業。業日進。其然拔憤。玄溪曰。吾非子師勸東遊求良師時家產稍罄。乃爾所藏書得資赴江戶。就古賀茶溪大稿兩庵學經史。問文於藤森弘庵。又與安井息軒暨谷岩陰諸老友。皆稱其才學。然學實不繼。常寄寓貴族若素封家。數學相半。終至大成。君軀幹豐偉曼面龐眉目吐露而透。善講說。每上經筵。能動聽聽。平生談論諸。往往使人解頤。然事關大義正襟抗辯。毅然不屈。爲人簡率瀟灑。不設城府。人樂交之。君學宗洛關兼涉明清諸家。折衷公平。博通歷史百家。旁及國典。而文章尤其所長。條達奔放。泉涌瀾翻。而格律森嚴。博證廣引。言皆有物。是以文名傾朝野。王公大人碑版之文。多成其手。而應酬忽卒之作。得者以爲珍。稱曰明治文宗。然余獨恐其氣節爲文名所蔽。故詳叙其逆境。而順境則畧焉。蓋亦君之志也。君前室田中氏生一女共先亡。後室大脇氏生三男四女。長男廣次龍次甲甲塲。長女適杉山令吉。次塲。次適島田鈞一。次末弁。側室所生男女各一。男

曰順。詩文集及雜著數十部。或刊行。或藏家。銘曰。
吁嗟毅脚。何與吾同。同其年齒。同其鄉邦。俱修斯文。俱事斯主。矧共謀議。又共艱苦。
功雖弗及。報藩則匹。榮雖弗若。升朝則一。曾侍國儲。吾承其闕。一朝捨吾。墓銘惟鏡。同
雖弗華。真逆乎心。

石川氏

石川丈山、與板倉松雲、爲締紆之交、丈山晚年厭世老子、松雲公值其清貧、以
資財、丈山雖而不受、乃勸存祀、丈山然之、以石川鹿山門弟之魁且疎族、養爲嗣。松雲公
聘之給俸二百石、遇以客禮。具十世之誦曰主一、少而學山田球、現在高梁教授後進、丈山
之遺孀廢于家。弟良道幼而好學、從三島教學、善詩文、今爲上房部長、儉素率下有循吏之稱。
多士合傳

松更公、勵精求治、聘山田球等大興文武。於是乎元凱之士輩出各成材。時有累世老臣二、
一曰大石如雲幼而執調於山田球、長而參國政。適海內騷擾、如雲奔走于倥偬之間、夙倡尊
王之大義、乃糾合藩士表歸順。一曰板倉信古、信古者、原維川氏入藩學切嗣傍善譜歌。戊
辰之變亦有所盡善。明治三年板倉千代太郎天、公使信古繼其後。四年廢藩置高梁縣、如雲

爲大參事、信古任權參事。七年如雲轉判事、信古爲小田郡區長。十年爲上房郡記室有故辭
職、町民激謀劾郡長復其職、信古聞之曰、是傷我也固止之事寔已。三十年射深爲町長、會
勝功公隱此地、信古爲傳、及任滿不復就官、雍容諷詠自適。

梅園子曰、較近世道侷佛唯以利己爲先、甚則有陷他而凌駕者、信古去職也不怨尤、然處之
者、易云損損受益也者乎。

有握風月權考槃焉者、口中村長選、嘗執贊於山田球、常玩詩文以樂餘年。劍客有桑野武彦
、始從藩士熊田芳矩學新影流之劍法、技大進。乃歷試山陰山陽畿甸列藩、後入津山藩士井
汲唯一之門究神道無念流之術、業成而歸、起演武場從學頗多。今爲此地中學校擊劍教師、
餘論耳順而耳目聰明尙矍鑠。有才幹巧經濟之士、有獲內饋一郎、幼而學三島教、維新後爲
鄉校教官。及布町制選町長、大盡力於公益、所謂幼而學、長而行者非耶。今爲銀行重役、
係此地盛衰之數矣。又有神谷壯吉者、出三島教之門、資質富詩文之才、嘗爲郡書記、轉專
賣支局官吏、

勤王家有原田、政治家有山本。原田龜太郎、生商家、入森田節齋之門、性忠誠勇敢以義氣
所稱。文久三年癸亥八月、中山侍從公子之舉義兵於大和五條也、往從之、戰敗就囚下獄。

遂被刑。明治八年五月、官追賜金若干、其嗣今在大阪云。山本半兵衛、意氣軒昂尚氣節、常密勿公益、入政友會、現爲縣會議員。考諱義方、配今尙在焉希世之慈善家也。本藩文學進漸撰義重墓表曰。義重我中備山野上村人、稻葉亮伯弟。來繼高梁市人山本氏、捕摺治產、資頗殖。爲人忠厚廉直有氣概、稍涉書史。嘗以事親至孝、得賞賜、擢爲町年寄、累遷市中取締、升鄉士格、性本恬退、數請免職未允。明治元年遷坐上國之變、艱厄萍蓬、險巖而不解。義重憂之、與部內有志者議、連署數懇諸鎮撫使、而不獲命。明年春潛行赴京師、尋往東京、哀訴無不至、自夏涉冬、履病衰憊而志益堅。既而獲恩裁、時絕食累日、雖欣欣而餓火輪船、而發歷五日克達於家、則氣息已奄々矣。藩命市尹、就牀賜俸若干、班中小姓、而賞之。越二日風橫、實九月朔日也、年五十三。臨終賦詩、以述捨身殉國之意、終不一言及家事、鄉閭傳稱、有淚下者云。有二男三女、而長男義方、勤廉有父風克承其業、既葬之累月來請予之勒其墓石。嗚呼義重素履、固有異於衆、而忠義成人如此者、大倫棄葬所係、其迹不可沒也。乃書其略於石背、而深刻焉。

原田伊之助、明治三十年七月從大阪移居、將創麥工之業、先設麥科教授所。後改工場以麥稈造萬殊絡條、輸之海外、工女常六十餘、近發揮錯編木之薄片之術、鮮麗有光澤、如有待

後來者。而高梁之戶凡千七百餘、貧民頗多、其婦女概從事麥工、大浴其惠澤。事聞官賜藍綬章、其弘公益、豈可沒哉。

維時、絕筆於明治三十六年四月。

梅園子曰、松山藩、昔有善政之聲。余嘗在浪華、欽慕日久焉。將就職高梁中學校也、或諭余曰、高梁者明君良佐之所經綸、其遺澤尙存、賤賈野郎能誦論孟之書、子恐瀆其職、請辭之。余曰、其然豈其然哉、余弱冠志學、入大津師範學校、卒高等師範學科。爾來從事統英、以公退研究斯文、今將木鐸彼土、豈非幸乎。然儒々焉、恐負明良之遺德耳。迨來此土、視人情風俗、或有如所曾聞者。僑居已六稔焉、審察之、則風俗漸移易、如異于昔者。蓋先輩已凋謝、或稱官他方、其流風餘韻、歸于漸盡灰滅邪。今邊四海一統之清世、異霸治武斷之時、然而不懷人惠者如斯、何哉、天賦人賦。嗚呼生此土者、可不知所淬勵乎。

69
162

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九月五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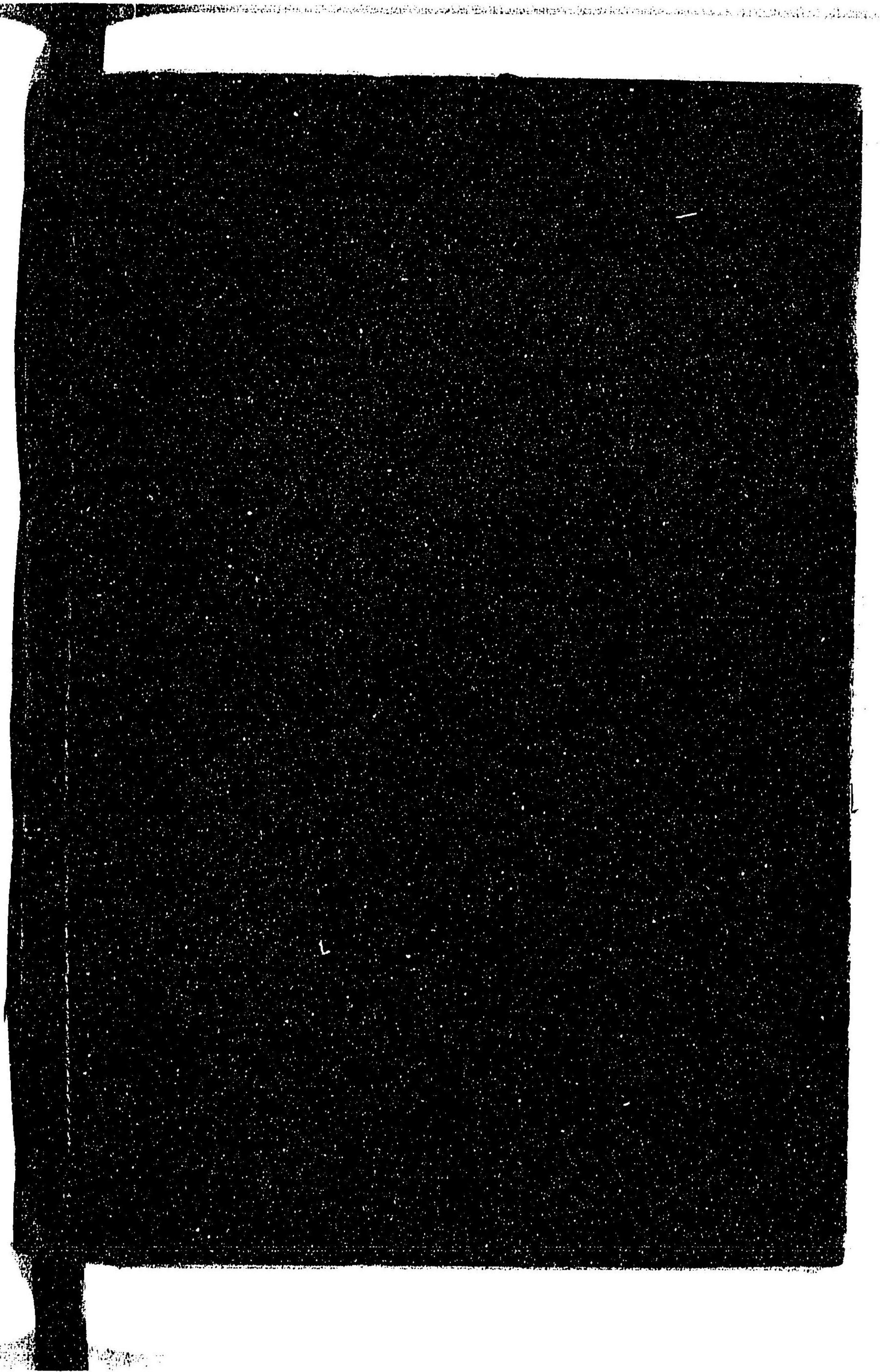
(非賣品)

編輯者 齋藤 梢
岡山縣上房郡高梁町大字内山下百八拾壹番地

印刷者 莊直 溫
岡山縣上房郡高梁町大字下町拾九番地

印刷所 莊活版所
岡山縣上房郡高梁町大字下町拾九番地

69
162



M

026062-000-0

69-162

旧松山藩略史

斎藤 梢/著

M36

ADC-3715



69
162

(M)

松山藩界史

全

